晉綏日報

中華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第一八九〇號　地址：興縣西山
訂報地址：各縣郵局　報價每張農幣五百元

岳北圖書館啓事

敝館成立以來，幸蒙各兄弟區文化界之協助，使業務發達，爲了更進一步的開展文化事業，希各界更能大力協助。無論新舊報紙、雜誌、圖書等，如蒙惠賜，無任歡迎，如需代價，亦請來函告知。

太岳區岳北圖書館　七月一日

鳴謝啓事

近蒙晉綏軍法處個人節約小米三十六斤九兩，本幣五十二萬一千元，三縣留守處又捐助小米伍百斤〇一兩，本幣一百萬元，蘚布、棉花套各一包，單給棉衣等物八十五件，行署教委會郭陳林等四同志以伙食節約小米二十七斤，洪輪紙廠全體同志又捐助本幣八百五十四萬元，興縣第一貨棧捐出小米一小石，本幣二十八萬元，衣物九件，以上悉數救濟我一分區受災同胞！此種階級友愛精神實令人感激之至，謹代表我受災胞登報鳴謝

第一分區專員公署

通知

分局、行署、軍區最近先後發佈了參軍動員令、「七一」「七七」宣傳週通知、閱讀黨報與學習文件指示，各地究竟執行得如何，從少量的報導中還看不出來，分局亦未接到各地報告，爲此特再作如下的通知：

關於參軍運動，凡規定在目前動員的地區，應即認眞抓緊進行動員，應當看見，過去的擴軍工作是有缺點的，由於黨員幹部的很少參軍，和擴軍中的强迫命令，不公平不合理，以及事前不深入宣傳發動，以致形成在擴軍之後發生嚴重逃亡現象。此次參軍運動，必須堅決避免過去的缺點，一定要耐心的充分的宣傳發動，並眞正做到在黨員幹部帶頭，羣衆熱烈響應之下造成參軍熱潮。反對老一套的事前不很好發動，只圖臨時集中而發生强迫命令，尤其是要反對黨員幹部中對戰爭不關心的錯誤觀念。

關於「七一」「七七」宣傳週所規定的宣傳內容，凡尙未進行宣傳的地方，仍須於「八一」補行宣傳。關於學習文件，凡尙未佈置學習的地方（包括邊區一級在內），應即根據中宣部和西北局的指示進行佈置。

所有以上各項工作，各級領導同志應即認眞檢查，不容許有無紀律無政府的現象存在。並須將各該工作的進行情與組織報導。

中共中央晉綏分局　七月二十一日

我地方兵團輝煌勝利
解放忻城全殲閻匪

（本報訊）軍息：正當晉中前綫我軍攻勢矛頭直逼太原省會之際，困守忻縣孤城之閻匪四十三軍暫編三十九師全部，保安十六團全部，閻匪第三專員公署，及忻縣、定襄、崞縣、靜樂、五台等縣縣政府，國民黨縣黨部，警察局，復仇隊，民衛軍等全部，懾於我軍聲威，恐慌萬狀，於二十日晨倉惶棄城南逃。但出城剛爬行了二十里，即遭我人民解放軍地方兵團某部迎頭猛擊，當殲俘敵三千餘人，並繳汽車三輛。該三十九師師長劉鵬翔率殘敵即退縮困守忻南二十里之小豆羅村頑抗待援，而駐守黃寨以南一綫之閻匪軍六十八師等部，在一整天時間內，卻始終不敢向北前進一步。至二十日二十一時，我軍發起總攻，殘敵即迅速土崩瓦解，全軍覆沒。繳獲武器彈藥及輜重物資甚多，戰果正清查中。忻州城亦同告解放。此次戰役我軍以迅速包圍勇猛堅決連續進攻敵人之動作，使敵人始終無法擺脫其全部被殲的命運，更加證明我軍愈戰愈强，而敵人則士氣低落，軍無鬥志，及其最後必然敗亡的道路。

清水河二區各村
推專人負責保護耕畜
已有兩個行政村停止賣牛並防止了敵人搶劫

（新華社綏蒙電）清水河二區各村，自選出保護耕畜委員與小組長專門推行保護耕畜工作後，已有兩個行政村停止了賣牛現象，與防止敵人搶牛。該區前次開會檢查各村耕牛情況時，發現自六月十五日到二十四日十天內，其中一個行政村（包括七個自然村），即賣了耕牛十頭，毛驢五頭；五里坡被傅匪「鄉兵」搶走牛六條，毛驢兩頭。賣牛原因是羣衆沒有吃的，又怕敵人搶走。會後即在各村選出保護耕牛委員與小組長，每天吃過晚飯後，督促各小組有組織的寄牛，防止敵人來搶，民兵並在重要路口埋雷佈哨。同時又提出「寧找苦菜吃，不要賣耕牛」的號召，個別由於沒口糧而要賣牛的羣衆，即由救濟糧中解決一部分。板中村軍屬賈三仁的母親，因口糧困難想賣耕牛，區幹部給她個別談了三次，並救濟了一斗糧食，她的耕牛就沒賣。這樣積極負責進行保護耕牛的結果，到七月七日檢查時，全區已有兩個行政村二十個自然村，再未出賣與丟掉一頭牛、驢。現在正發動羣衆到外地買耕牛，號召每個牛扣伏荒四十畝。（雲晉陞）

右玉徐家村農民
細心喂養愛護耕牛
鋤麥種完等雨後扣伏荒

（新華社綏蒙電）右玉二區徐家村耕牛喂得肥壯。該村四十六戶人家，有十八條耕牛，雖然草料缺乏，但沒有之下一條牛，因之，耕地面積擴大了七頃多，最近麥苗也已下鋤，雨後便進行扣伏地。該村楊成老漢和他的好兒楊大、外甥楊三三人夥分下一條牛，楊大勞動好，喂牛有經驗，這牛便固定叫他喂，蘇下的犢也歸他喂。他喂牛很細心，把草切成一寸多長，一晝間要添三次草，每次不多添，添草時，把草裏的土和鉄子都篩下去，用樣草乾淨，牛便肯吃。草莖篩下的草根可燒火，穀子用篩其把土去了，拌上麻飢，從晌午篩到黃昏，拿出來給牛吃，可以調料。他去年陰曆十一月下旬，分下一百五十斤麻飢，一直喂到今年五月鋤完地，只剩下五六斤。他每天於晌午、黑間給牛飲水，有時牛因爲草沒吃好，不肯喝水，他就趕回去添上草，等牛吃飽了，再趕上去飲。這村裏有牛的人家，多半是這樣喂牛。李豐九、降三、劉二毛且三家夥分下一條牛，到了四月裏，地耕的差不多了，但牛草接不上，便把牛趕到李家野崙去放的耕了十畝地，除回四百斤草給牛吃。趙木厚、趙林高、雷水康四人夥分一條牛，喂到四月半就瘦了？他們便前晌耕地，後晌鋤草後，喂了一個多月，還喂到青草上來放青。（辛林月）

幫群衆鋤草間苗
忻縣前綫民工担架隊

（六分區訊）隨軍活躍於忻縣前綫的某地民工担架隊，除積極救護和轉運傷員外，並抽空幫助羣衆鋤草間苗。幫助對象是貧苦軍烈屬和缺乏勞力的農民，規定給軍烈屬鋤地不要代價，給一般羣衆鋤時只供吃的，不賺工資。如在附濁村幫助二十四戶農民鋤地一百一十五畝半，間苗子五十八畝，共出工一百二十三個；在北濁村幫助十二戶農民鋤地一百一十三畝，間苗子四十一畝。此外在濁泉、東溝、于家溝等村共幫羣衆鋤地二百四十五畝，間苗子四十畝。這樣既幫助缺勞力的農民把地鋤過，又給民工解決了一部分口糧，當地羣衆反映很好。（秀勝）

懷仁五區各村婦女
趕做軍鞋支援前綫

（新華社綏蒙訊）懷仁五區婦女趕做軍鞋。徐家莊在女幹部檢查督促下，全村一百三十雙軍鞋，都提前完成，而且做得很結實。但錦家堡等村婦女做得慢又不結實。後經大會討論，大家認識到要把軍鞋做結實，讓部隊穿上好打傅閻匪。會後各村都加油趕做，不到半月已完成八百多雙。

米專員與記者吳鋼等同志
俘閻匪七十餘繳砲二門

（新華社晉中前綫二十二日電）汾陽、孝義、介休、文水等縣閻匪棄城逃竄時，狀極狼狽。駐汾陽之閻匪四十三軍軍長劉效增帶殘兵敗將，於十二日張惶出城東竄二十里，即遭解放軍某部攔腰痛擊，潰不成軍，閻匪軍官家屬所攜帶之鍋碗、被褥、箱籠，遺棄滿地。次日，閻匪會集文水後又繼向交城、清源方向逃跑，在交城、清源西南地區又遭解放軍某部堵擊，閻匪四十三軍軍長劉效增一聞解放軍的槍聲，即帶隨從衛隊逃之夭夭。閻匪之地方武裝「民衛軍」成羣乘機帶槍向我投誠。就是閻匪正規軍，一經喊話亦紛紛放下武器。民主政府八專署專員米建書同志因公路經汾陽、文水，沿途俘擄閻匪「民衛軍」四十餘人，繳步槍二十餘支，子彈一大車；新華社晉中分社記者吳鋼等三同志亦俘閻匪排長以下三十七人，繳獲步重砲、輕砲各一門，輕機槍二挺，步槍十餘支，子彈二千餘發，均交給民主政府。

西北解放軍某部
運用軍事民主進行練兵

（新華社西北電）解放軍某部廣泛運用軍事民主方法，進行練兵運動。該部五支隊爲提高幹部指揮能力，支隊首長親自領導一連演習平原村落戰，並抽調各營的連、排幹部參觀。一連在實際的演習中，對判斷敵情、偵察地形、下達決心、兵力部署都分段研究討論。演習中，一連長李春初在撤除敵之前沿警戒後，繼續向村子進攻。他決心消滅該村守敵，令二、三排由左右兩側攻擊敵人，一排作第二梯隊，俟摸情況發展，觀察需要向那邊去。在經大家研究，認爲左迴運動路綫雖有一段開闊地，但有樹木、秫稭、土狀等可以利用，且便於繞到敵人背後，包圍該敵，因此應集中兵力從左邊進攻；右邊不需要留一個排，右面也只要留少數部隊迷惑、牽制敵人就夠了。這樣才能達到全殲守敵的目的；如果分散兵力進攻，至多只能擊潰敵人。在戰鬥動作上，戰士給連方、朱學朗等對隊形、班成組的動作、排除前沿障礙及尖兵的搜索等，都提出很好的意見。

朔縣春耕期間組織副業生產救災

近來一、二、五、六分區的許多縣份，遭受旱災嚴重，即使最近兩個落雨，莊禾產量也已大受影響，各地除加緊組織夏鋤、開發水利、恢復秋菜、厲行節約外，如何抓緊農事閑隙組織剩餘勞力進行各種各樣的副業生產，以積存糧食，預防明年春荒，實為十分重要的工作。朔縣今春組織剩餘勞力，進行各種副業生產，對於救災救死進行春耕起了很大作用。現將該縣生產報告中的副業生產部分摘要整理發表如後。——編者

朔縣去年連受旱、雹、水、霜等天災，災情相當嚴重。經元鎮、後寨、下關堡等區除個別村子收五成外，一般只收三成的樣子，因此今年的口糧普遍困難，上述三區及四北兩山、川底等地區缺口糧者足達半數。這種災荒再加上在土改中地主的破壞，因而四八年牲畜比四七年減少了四千二百多頭，約百分之二十九。這些情況就造成今年生產的極大困難。朔縣黨政、農會領導機關，為解決群眾這些困難，除發放實糧的二萬大石，及政府貸糧八百大石（耕畜組織）全部用於生產外，並積極領導群眾展開副業生產，解決了很大問題，成為保證四八年耕地面積超過四七年八千三百畝（百分之六點四三）的重要條件之一。

朔縣組織剩餘勞動力，發展副業生產的主要項目有以下幾種：

一、割野草

發動群眾割賣野草，並為群眾賣草方便，節省勞力，全縣共設立收買野草站十六個，能吸收周圍五六十個村子群眾所割的野草。各站共收買過野草十五萬斤，每斤五百元，群眾共可賺本幣七千五百萬元，折粗糧一百石（小石以下同），能解決一千三百人半個月的口糧。五寨兩村男女老少九十個人，十二天內共割草一萬餘斤，賺本幣五百萬元。窮成先的紡績解決了三次野草賣下四萬多元，買成花，紡織布，解決了口糧和穿衣問題。

二、創藥材

入春以來朔縣有二百二十多個村莊（全縣共五百一十三個自然村）創藥材，縣內莊太廟店共收買各種藥材三十餘萬斤，群眾得利五萬萬元。這些藥材需要，經營藥工人集賣館子得利五萬萬元，兩項共十萬萬元。按市價可買糧一千四百二十八石。上關堡村二十多個組織婦女小孩，有十四個貧戶穿上了新衣。為便於群眾賣藥，莊太廟店在小八含村設立了支店。

三、設立炭站，發動群眾揹炭

工商局在利民與小平易兩地設立炭站，專門收炭。利民炭站設立後，每天平均收炭兩萬來斤，解決了該下窯工人生活與周圍三、四十個村的群眾賣炭問題。小平易炭站解決了周圍五十多個村群眾的賣炭問題，五、六十里以外的群眾也揹上炭去賣，每天最多能收兩萬餘斤，最少也收兩萬斤，每天最多支炭價一千零六十萬元，最少也支五百餘萬元。群眾在炭站賣炭後，就地可買到自己所需要的東西，根據以往情況，群眾賣下炭的錢，百分之六十買了糧，百分之三十買了油鹽等日用品，百分之十買了本幣。據所知有五十多戶完全靠賣炭解決了口糧與籽種。未設炭站時，每天有三四十個群眾到區政府要求發給口糧籽種，設立炭站後，除少數軍屬外，再沒有人去了。有個別正直貧苦的農民，還可調劑炭價。該縣群眾說：「設立了炭站，只要能揹的就死不了！」光這兩個炭站就解決了九十多個村子群眾生活上和生產上的困難，使全縣能把春耕的百分之十九。這兩個炭站已收購兩個月炭，最少收炭四萬五千斤計，每斤二百五十元，兩個月中，炭站工人和賣炭農民共賺了本幣六萬萬八千六百萬元以上，約合九百八十多石粗糧的收入。

一個值得注意的，是該家組織群眾自己設立了一個炭站，共有十二個人集股，每股二十萬元，共資本二百四十萬元，從去年十一月到五月半，除開支淨賺紅利七十萬元，即為原資本的三倍。下木角區也設立了兩個小型炭站，其資本及營業情況尚不詳。

四、跑運輸

今春組織群眾給工商局完成運鹽三十九萬斤，共賺腳費三萬萬六千八百五十萬元，又給專署運公糧十七萬斤，共賺腳費一萬萬五千八百五十萬元，二者合計群眾共得利四萬萬二千七百五十萬元，可換糧六百一十石。群眾零星的運輸也很多。

五、熬硝、熬鹽、熬鹼

（一）熬硝：自三月一日到五月二十七日統計，全縣熬硝約計九千斤，每斤五萬元，群眾共獲利四萬萬五千萬元，折糧六百四十三石。根據五月底的調查，城關區共有硝鍋八十五口，每月產硝五千斤以上，解決了九十一戶三百五十口人的口糧。二流子溫志、武二毛，全家靠他們二斗硝做本，熬硝解決了全家口糧問題，人也改造了。

（二）熬鹽：南榆林、三家店區是產鹽區，縣農會幫助鹽鍋共開展，投資糧一百石。南榆林全區原有鹽鍋十九口，三家店原有鹽鍋三十七口，因收不起鹽土，僅存開鍋的共二十七口，參加熬鹽的有一百零八戶，三個月共賺糧四百石，折本幣二萬萬八千萬元。大營家營村有三口鹽鍋，靠黃九、賀掌櫃等四人合一口鍋，每天能出鹽八十斤，可換糧六小斗，兩個月共出鹽四千八百斤，換糧三十六石，除本錢和三家的口糧籽種外，還存下足夠三個月用的鹽土。熬成鹽能換五十小石糧。

開鍋熬鹽又推動了販炭、販運食鹽的生意。二十七口鍋每天能需要五十輛小車推炭，有二百七十多人供給鹽土，連搬運的人計算在內，這二十七口鍋一共可以組織四百二十八戶群眾的生產。如果再把販運鹽的群眾也算進來，參加的人就更多了。

（三）熬鹼：全縣有賈莊、南榆林、三家店三個區產鹼。賈莊區全區有鹼鍋十八口，一百四十一個人參加熬鹼，三月至五月底共出鹼一萬一千七百一十斤，賣本幣一千一百七十一萬元，可買糧一百六十七石。大侯營村三戶群眾合作熬鹼，政府貸給粗糧四斗。一個月出鹼一千二百斤，賣了五百二十五萬元，獲利三千二百萬元，除解決三戶的口糧及買種八十畝地的籽種外，還抵補的多種了二十畝地。在他們影響下，已有十七戶熬鹼，共有鍋九口，現每天能出鹼六百三十斤，除本淨賺九十萬元。全村五十多戶，在剛開始時，有三十多戶要求救濟的，從三月開始熬鹼後，只有三戶老弱無勞動力的需要幫助，其餘都自己用生產解決了。

六、恢復與修補炭窰、磁窰

截至現在止，全縣已恢復炭窰二十六座，修補好三十一座，確定了應補的五十座。恢復磁窰十二座，都確定下來。炭窰磁窰的恢復不僅解決了炭工磁工的生活問題，一部分農民度過了荒窮的時期，也獲得不少利益。下團堡區原有磁窰二十六座，除兩座外，均於四三至四六數年中倒閉了，今春經群眾上下幫助恢復了十二座，共有十四座。現已燒出磁器二十四窰，可得純利三千二百三十萬元，折糧四十六石多，能解決五十戶工人一個半月的口糧。此外，襄窰磁窰和提供磁土的三十多戶，每月也可賺得糧四十九石，折三千四百三十多萬元。兩項共計六千六百六十四萬元，合糧九十五石。

◎總計以上六項副業生產，據不能計算到的零星大宗收穫，已賺本幣二十九億九千六百餘萬元，折糧四千二百四十多小石，如每人每月按斗半（小斗）粗糧計，足可解決二萬八千二百七十來人一個月的口糧。

保德一區義門村群眾
粉碎地富造謠反攻

（保德訊）一區義門村群眾，粉碎地主與封建富農造謠破壞。該村地主王英、封建富農王楊拴等去年土改被群眾鬥爭後，心懷不滿，今春以來，即陰謀進行破壞活動，活動改正成份戶和土改後由地富改變成份的人向群眾要東西。數月三月間，地主王英和富農王楊拴的兒子王花園，在街上公開污蔑群眾，王英並散佈謠言，說：「去年鬥爭了我，將來反過來他們也是一樣！」由地主改變成份的王帶牛（王英的親兄弟）對群眾說：「看你們分下我們的東西吧，今年秋天下來一點也拿不下，都得給我們退回來！」數月五月間，地主王英即假借幹部名義，向貧農王三壞要水桶。他說：「主任叫我問你要錢。」並說：「人家別的村子分到的東西都給地主富農退收，該村也都得退了！」王三被他們嚇住了。王帶牛向貧農趙不給錢要褲子、襪子不給，王說：「你狗日的不要嚇我，還出今年（去年出今年的富農）就算了，逛川今年的話，我們得你們幾個人啦！」一直向趙要了四五回褲子，最後嚇得趙不能不把褲子退給了。富農王楊拴對村幹部說：「我那地你們今年種上一年吧，明年給我放下！」由於我們宣傳不夠，群眾對政策了解的不夠明確，經這些地富反攻的地主封建富農造謠威脅，使一部份分到土地、財物的農民發生恐慌，對分進土地有好多不上糞，也不仔細作務，貧農王亮明分下兩塊好地，今年原準備種麥子，怕到地主報復就不敢種了，使目前的生活受到困難。群眾情緒不安，這時貧農王三小、趙二毛等就找幹部解決這些問題，幹部了解情況後，即去該村發動群眾，於本月七日召開全村群眾會（劉家咋、啟泉等村的代表也來參加），向地富攻行講理鬥爭，群眾將那些地主富農威脅的事實一一揭發後，王二懷質問地主王英：「你為甚麼假借幹部名義向我家要水桶？為甚麼嚇我們？」中農王五十七說：「你為甚麼造謠，威脅群眾連地都不敢好好種？」一起先王英還狡辯，後他說的話是無意思的，東西是他要的等等，更激起群眾的憤怒，貧農趙六十二的母親激憤地控訴，他男人在舊社會如何被鬥打的事實（去年鬥爭時，她不在，沒有拿到東西），群眾聽了更加憤恨，要求追回被他們反攻去的東西，要求加重處分。在群眾強大的壓力面前，地主低頭認錯，表示不再這樣了，把向農民要去的東西，原物送回了群眾（已經都送回了），以後再不敢造謠，如果再搗亂，群眾加重處罰。由於群眾提出：今後要提高警惕，要監視地主生產，在勞動中改造他們，並……昇。（樊正師、劉有有）

平－魯－四－區
檢查夏鋤佈置扣伏荒

（新華社晉綏電）平魯四區最近召集代表及區村幹部開會，初步檢查夏鋤，佈置扣伏荒。據該會上檢查：至七月二日止，全區夏田、穀子等，已鋤完百分之九十以上。現在大部分村子已開始鋤莜麥、胡麻和第一次鋤糜黍。全區有十五個村子，在群眾自願的等價互換原則下，組成九十三個變工組（水地群眾叫做變工組），參加的有男女勞動力共四百餘人。不少地、富、二流子也被編入變工鋤田。各村婦女更積極參加變工，如小沙溝村孫茂、孫旺、富貴、王二等三家七個勞動力，組成一個變工組，其中孫旺的女人參加變工組，和其他六個男人一樣鋤地，一工頂一工。盤子上村王殿喜的變工組，是由王殿喜和他妹妹、他三嫂等女人組成，共兩個男人三個女人，有兩個吃奶小孩子，由王殿喜五六十歲的老人給看孩子，他們四個人，給看孩子的三個人鋤田頂工。各村幹部、代表以身作則幫助貧苦軍屬解決了鋤田困難，給缺乏勞動力的抗屬和參戰民兵變工鋤田。如街村農會主任李富綠，自己的五斗地鋤完後，將一口棧的群眾，有兩家軍屬口糧困難，他想辦法時，便將一個整布，一條新褂子借出來換成口糧；但他女人穿今年的破衫子換皮襖，最近他又借出四、五口袋山藥，自己卻吃糠窩窩。該村共有兩家軍屬，家裏再沒有勞動人，今年種了十六垧地，村長、農會主任三個人領導了二十多個群眾，一天內把軍屬的糜子、胡麻十一垧全部鋤完，另外有五垧未鋤，是由包辦變工組給鋤的（不收軍屬的報酬）。×行政村民兵游擊小組，積極參加變工組鋤田，為保衛群眾夏鋤，組成×個游擊小組，自己出操到外面偵察敵情，捉壞人，保護了群眾夏鋤。會上初步檢查了區幹部的工作後，決定繼續貫徹救災救死，發動群眾扣伏荒。為爭取全區每牛闢荒四垧，共計闢荒地二千五百餘垧。會上決定：（一）幹部要向群眾宣傳不再分地，保證闢過的荒地歸誰種。（二）本村沒荒地可向附近村調劑，保證闢熟荒種三年，闢生荒種五年。（三）組織有牛缺人的，給沒牛缺人的人闢荒，牛闢一垧荒，人應給牛主三個工，現區村幹部、代表，已分頭下鄉領導群眾進行此項工作。（德雲、王勳、喬梓、錢牛）

平保前綫我軍
解放淶水及新城縣城

（新華社平保前綫二十日電）（遲到）平保前綫解放軍十五、十六兩日先後解放平漢路高（碑店）易（縣）支綫上的淶水城及定興縣城以東三十里著名土豪劉王鳳崗老巢的新城縣城。並將王匪鳳崗長期修築的碉堡，自新城至高碑店、新城至淶縣、由清河至新橋等三條堡壘綫全部摧毀。

羅馬五萬羣衆舉行大會
抗議謀殺托格里亞蒂

（新華社陝北廿日電）塔斯社報導：七月十五日，羅馬舉行了由羅馬工會委員會及人民民主陣綫所召集的抗議謀殺托格里亞蒂陰謀的羣衆大會，到會勞動人民約五萬人。意共副書記隆哥在大會上演說稱，共產黨領袖的生命，不僅是國家的而且是國際的財寶，工人階級和一切勞動人民，必須聯合起來加以保衛。對托格里亞蒂生命的謀害，證明了加斯貝利的「不惜以任何代價，取勝」的口號，已使政府及其同謀者，走上從肉體上消滅反對黨的道路。現在，勞動人民正要求結束反對人民的政策。改變這一政策的唯一保證，是加斯貝利政府的辭職，而代以能夠保護國家利益和勞動人民利益的政府。羣衆對隆哥的演說熱烈歡呼，並要求政府辭職。社會黨議員柏蒂尼(前譯爲耍丁尼)發表演說稱，罪行的責任在於加斯貝利、謝爾巴(內政部長)和薩拉蓋特的政府。如果政府欲堅持執政，則總有一天，它將會被人民所掃除。柏蒂尼高呼：我們過去曾與共產黨同志爲爭取自由而共同鬥爭，今後，我們仍將與他們永遠攜手並進。大會結束後，羣衆即列隊前往托格里亞蒂的醫院，表示他們對共產黨領袖的關切。

意各地群衆示威不斷發生
怒搗反動政黨黨部

（新華社陝北二十日電）各方報導：意大利工人爲抗議謀殺托格里亞蒂而舉行的總罷工，「已癱瘓了羅馬、米蘭、都靈、熱那亞及其他大多數城市」（路透社）。「火車、機場、公共汽車和出租汽車陷入停頓，政府電台啞然無聲，報館關閉，電流供應也將停止」（美聯社）。各種形式的羣衆抗議示威和警察鎮壓示威羣衆的流血事件仍在各地不斷發生。在熱那亞（意大利最大港口），示威者「控制了中心鬧市，軍事當局在該市行使全部緊急權力」（合衆社）。在米蘭，示威者在解除警察武裝後，佔領了摩塔工廠，以後爲警察的裝甲車所驅散（據新社）。在都靈，「工人在菲亞特工廠舉行留廠罷工，並組織了委員會，由戰時抵抗運動英雄、共產黨議員摩斯加特利爲主席。工人將菲亞特工廠廠長和董事會三名董事監禁起來」（法新社）。示威羣衆並接管了地中海岸擁有二萬人口的城市皮奧姆比諾，並建立了「緊急委員會」（美聯社）。各地普遍發生示威羣衆搗毀反動政黨黨部的事件。在熱那亞，基督教民主黨、天主教行動黨和基督教聯盟的黨部被搗毀了。在洛倫佐（佛羅倫薩東北約二十哩），四百名示威者搗毀了平民黨黨部。在斐拉拉（波倫亞以北），示威者搗毀了新法西斯黨意大利社會運動的黨部。據不完全統計，由於警察鎮壓示威所生流血衝突的結果，僅十四日一天，示威者共死四人；傷五十三人；警察死三人，傷五十人（塔斯社）。罷工和羣衆示威使反動政府驚惶失措。內長謝爾巴於十五日在下院威脅稱：「政府將用一切必要方法平定任何騷動」。

意總工會領袖要求
重建立憲民主政府
指出總罷工是對謀殺行動所表示的憤怒

（新華社陝北二十日電）塔斯社報導：意大利總工會總書記維特里奧、書記比托西、杉蒂及執委巴里，十五日往訪加斯貝利，以勞動人民在總罷工過程中提出的要求告知加氏。在會見加斯貝利後，維特里奧向報界發表聲明稱：「我們曾訪問部長會議主席，以便對政府提出：總工會企圖破壞立憲政體的公開表示抗議。我們已經宣告，總工會認爲總罷工是勞動人民對謀殺托格里亞蒂所表示的憤怒。」維特里奧又稱：「我們也曾直指出，謀殺托格里亞蒂是政府反動勢力政策的結果。總工會堅持改變形勢，並要求建立立憲民主政權。」

（新華社陝北二十日電）塔斯社報導：意大利總工會執委會通過決議：自七月十六日中午起停止總罷工。決議宣稱：總工會執委會滿意地指出：全意勞動人民令人感動地一致參加了總罷工，以抗議準備兇手暗殺托格里亞蒂的陰謀，這一陰謀是反動派反對人民大衆的政策所激起的一個組成部份。總罷工明確地證明了人民堅決反對反動派陰謀的無上意志。在確定廣大羣衆反動派的鬥爭意志之後，總工會執委會決定自十六日中午起停止總罷工。執委會認爲羣衆已表現了不可戰勝的鬥爭的堅決而有力的答覆：羣衆已把根本改變政府政策的必要提到國家面前。

托格里亞蒂
健康狀況令人憂慮
成千探聽者要求把自己的血輸給托氏

（新華社陝北二十日電）塔斯社羅馬十六日訊：團結報說外宣佈，托格里亞蒂的健康狀況據稱「令人憂慮」。該報斥責「政府報紙和廣播電台輕率地宣佈托格里亞蒂情況已有改進的消息」。參議員柏蒂尼於十六日在參院宣稱，他曾偕同總理德加斯貝及參議員莫蘭迪赴醫院探視托格里亞蒂，柏蒂尼引托氏醫生斯巴隆的談話稱：「托格里亞蒂的情況，在氣管支肺炎方面令人憂慮，他的[illegible]情況可視爲滿意。」斯巴隆要求柏蒂尼代表全體參加[illegible]之醫生抗議政府廣播關於托格里亞蒂病況的虛偽報導。連日往托氏所住醫院探視和慰問者絡繹不絕，包括總工會書記維特里奧、社會黨左翼領袖南尼、前首相奧蘭多等著名政治領袖。成千意大利人民在醫院探聽時，要求把自己的血輸給托格里亞蒂。

刺客的政治背景
是基督教民主黨

（新華社陝北二十日電）塔斯社訊：電報通訊社消息：據透露：謀殺意共領袖托格里亞蒂的兇手巴蘭帝，係基督教民主黨黨員托納．杜里之邀，於七月十三、十四兩日混進議會。電報通訊社稱，雖然巴蘭帝說他不屬於任何黨派，但他實際上自一九四六年起便是自由黨員，最近脫離了該黨並加入了基督教民主黨。

美共電慰托格里亞蒂
將加倍努力動員人民反對美帝國主義政策
蘇勞動人民聲討意反動派暴行

（新華社陝北二十日電）塔斯社報導：美國共產黨於十五日致電意共領袖托格里亞蒂稱：「陰謀暗殺你的責任，不僅在於開槍的法西斯份子。這一罪惡行動，也是美帝國主義者干涉意大利內政的政策，並通過其傀儡——加斯貝利政府和教會反動派培養復活的法西斯主義勢力的結果。而美國共產黨將加倍努力，以動員美國人民來反對美帝國主義的政策。」

（新華社陝北二十日電）塔斯社報導：蘇聯對謀害意大利全體勞動人民領袖托格里亞蒂的醜惡罪行表示憤慨。莫斯科各報均刊登蘇聯科學家瓦維洛夫，作家西蒙諾夫，蕭洛霍夫等，莫斯科斯大林汽車工廠，斯大林格勒拖拉機工廠等廠職工及各地集體農場農民痛斥法西斯份子之醜惡行爲的信件。消息報在「蘇維埃人民憎恨人類敵人對托格里亞蒂生命的罪惡謀害，匪黨惡棍們絕不能阻止世界民主力量的成長」的大標題，發表許多蘇聯男女的來信。真理報以第二版整版篇幅刊登勞動人民憤慨的反響。羅馬尼亞的數十處城鎮，均舉行勞動人民的集會，抗議謀害托格里亞蒂的企圖。捷克職工會中央委員會及捷克國民議會主席團，均致電慰問托格里亞蒂，並盼其早日康復。

蔣機蔣匪轟炸襲擊
阻我搶修黃河堤壩
東明高村險工形勢萬分危急

（新華社陝北二十日電）黃河南岸東明城東北十六里的高村大險工搶修工程，因蔣匪蔣機轟炸襲擊，搶修員工傷亡慘重；而[illegible]路北蔣匪四綏區部隊，亦乘機向河岸騷擾，致工程進行發生極大困難。目前大汛期屆，該處險工正處於萬分危急之境地。據高村險工於[illegible]東明時，即慘遭破壞，第七號壩均發生掉蟄（圖成塌掉）生下陷現象爲搶蟄，掉蟄後即有黃水沖毀壩埽進而直漫河灘的可能）。六月十六日我軍收復東明後，十九日黃委會修防處及當地民主政府即動員民工四萬五千多人，牲口八千多個動工搶修，至廿五日將十四壩的第七、第十壩等九個埽先後修復，僅掉蟄之第七壩，坦上漫水，現已一修。小水圍一公尺至一公尺半。但至本月四日，該處河勢驟生突變，大溜下移，直沖十三、十四兩壩。四日及六日，兩壩臨水的一段坦前臨水的一段用較好材料築成著名[illegible]頭壩）先後被洪水沖走。我治河員工及當地政府，民衆當即上堤晝夜搶險。而美製蔣機竟乘危阻擾，連日對我修險員工輪番轟炸、掃射，我修險員工迭遭傷亡，仍英勇堅持。但自七日至十一日，我員工在轟炸、掃射下傷亡者已增至一百一十人之多，[illegible]加以蔣匪四綏區部隊乘機從黃河南岸騷擾，致搶修工程無法進行。當地民主政府負責人稱：[illegible]一切不幸，國民黨政府應負全責。國民黨政府破壞我方搶修河堤的暴行，可由中央社連日對[illegible]國民黨軍黃河上空轟炸的宣傳來證實。如該社徐州十[illegible]日電即將黃河「[illegible]」[illegible]炸「燬」船「[illegible]」。二日電又稱，[illegible]機羣在東明北張莊炸沉「匪」木船若干隻。這說明蔣匪破壞解放區修堤工程，不顧黃河南岸廣大人民生死安危的罪行，已至明目張膽的地步。一切關心人民的人士，亟應起而制止此種滔天罪行。

（新華社[illegible]九日電）渤海黃河二期春修中工程[illegible]的滄大和前[illegible]堤險工，已於六月初堵塞，該[illegible]共用工二十四萬[illegible]，用土一百二十九萬三千七百六十一方，工程較原計劃省一千五百餘個工。[illegible]已全部[illegible]，現該段治黃民工已回，農民正積極開墾荒地。

江蘇常熟
二千農民憤起抗租

（新華社華中十八日電）上月十四日，江蘇常熟縣二千農民揭起抗租，並將蔣匪自衛隊繳械。據六月十五日蘇新報披露：該縣縣政府洞港涇鎮地主聯合收租處派人下鄉強收租銀，兇毆佃戶陳金林，激起附近農民公憤，鳴鑼聚衆達二千人，衝入洞港涇鎮，搗毀惡霸地主[illegible]，痛打[illegible]記、鎮長顧仲[illegible]及地主代表管春林。該鎮自衛隊竟向農民開槍射擊，抗租羣衆立將該隊槍械全部繳除。又悉：前此江蘇吳縣（蘇州）之湘城、黃埭兩區農民各五、六百人，曾先後於五月十七、十八兩日抗租，搗毀各該區之蔣政府收租棧。

陝甘寧青、婦、學生
聲援蔣區學生愛國運動

（新華社西北電）陝甘寧邊區青年、婦女、學生於「七七」抗戰十一週年紀念日致電全國學生，聲援他們反對美帝扶日的愛國運動。電文如下：

全國的同學們、師友們：

美國反動派扶日侵華的罪惡政策，激起了全國人民異常的憤怒。在蔣區，你們站在人民的最前列，勇敢的發動了反對美國侵略者及其走狗蔣介石反動派的正義鬥爭。我們陝甘寧邊區的青年、婦女和學生對你們堅強不屈的英勇行動表示無限敬意，對遭受美蔣反動派迫害的同學、師友表示熱忱慰問。

我陝甘寧邊區的青年、婦女、學生，爲反對美帝援助的蔣介石反動派屠殺奴役中國人民，過去一年多來，積極參加和支援了人民解放戰爭，幫助人民解放軍大量消滅了侵入邊區的蔣介石胡匪軍，光復延安和其他失地，並解放了陝西省廣大的蔣區人民。今後我們將更加努力的支援人民解放戰爭，爲徹底解放大西北，實現新民主主義的新中國而奮鬥。

親愛的同學們、師友們！團結起來！美國反動派在中國已陷入完全孤立，美國反動派在偉大的中國人民面前，也不過是一隻「紙老虎」。一萬萬六千萬人民已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獲得了解放，全國的解放已爲期不遠。讓我們團結起來，攜手奮鬥，迎接這個偉大的日子吧！勝利是屬於人民的。

陝甘寧邊區青年聯合會、婦女聯合會、延安大學、行知中學。

抗戰十一週年紀念日。

文教簡訊

[illegible]洛陽市各中小學學生六月十七日召開洛陽市學生聯合會籌備會，到中小學十餘單位學生代表四十餘人。當選出七人爲籌備委員，起草洛市學聯會的組織章程與工作綱領。

「三〇七二」中隊的戰士小報

力鋒、英澤、仁傑、林

小報的幾種形式

四連是用一塊布，把班裏寫的稿子用針別在上面，行軍時一捲拿上，到宿營地後掛在本排的院子裏。

五連是每排有一塊木板，把稿子沾在上邊，行軍時掛在背包上，駐軍時掛在本排的院子裏。

六連除用小木板外，一到地方摘一塊門板，放在本排的院子裏，各班的稿子由通訊小組的人負責寫出，在編寫的形式上，有小通訊文章、有快板、有圖畫、有小唱詞。

用小報表揚模範

不論怎樣繁忙與疲勞，在行軍中或一到宿營地，戰士們總是三三五五的商量寫稿，有的戰士就拿出紙和鉛筆來寫，如來次，到達宿營地後，雨把戰士們的衣服都淋濕了，六連七班戰士李增福一面脫着自己的衣服，一面說：「一班長！你看人家八九班在路上幫助咱們扛機槍，咱們應該給人家寫個稿子吧！」四連二班戰士郭玉根在行軍中病了，營首長把馬給他騎，連首長常關心地問他，他一到宿營地就讓別人給他寫，他說：「我好了以後一定要在工作戰鬥中來報答首長們對我的關心。」

一天行軍中，大雨把戰士們淋的連氣都喘不過來，當時六連五班戰士郭中道就領着二排喊：「我們是人民的隊伍，為了解放晉中人民，不怕一切艱苦困難！這些困難是誰給我們的？」「是蔣漢奸閻錫山，我們要向閻錫山報仇去！」在第二天二排的小報上就出現了戰士李春助編的唱詞：

杜同林真能幹，
扛上機槍跑的歡，
累的滿頭老流汗，
呀兒喲，
你說模範不模範？
（汾陽小調）

推動工作和思想文化教育的好工具

在行軍動員後，五連二班班務會上定完計劃後，全班寫了一個小稿子：

這次下到平川去，
作戰勇敢要努力，
到了戰場不發慌，
多捉俘虜多繳槍，
服從命令聽指揮，
團結在前不後退，
戰場紀律不違犯，
爭取一個模範班，
任務困難都不怕，
打起仗來立功勞。

四連通訊員是四六年文水李義鎮解放過來的，他想起家落的苦處來就編了一段，並請一班戰士蘇文才給他寫在小報上：

家住文水城南關，
家留老母受艱難，
上無兄來下無弟，
二老生我獨自己，
勾子軍強迫我當了兵，
母親哭的眼睛紅。
文水孝義鎮打一仗，
把我解放到這邊，
才來我的思想差，
一心跟小燕想回家，
現在思想轉變了，
要為人民立功勞。
還回我到晉中去，
要為人民來出氣，
消滅閻匪勾子軍，
人民才能大翻身。

六連八班戰士宋利，過去站崗想睡覺，班長、排長說了幾次，他下了決心要改，自己給自己編了一段快板貼在報上：

我宋利，不自覺，
站崗放哨光睡覺，
班長排長把我勸，
叫我以後再不犯，
我這人，還沒改，
解決了問題晃火兩遍，
班長排長沒法辦，
叫我自己檢討看，
我自己下決心，
編個快板大家聽，
我的缺點要克服，
大家注意監督我。

自此以後，誰也再沒見過他站崗睡覺。

六連五班戰士焦有礼，生活不緊張，一到宿營地後，其它同志洗臉、洗腳、搞衛生，他獨自蹲在一旁不動，當時本班戰士郭忠道就寫了一幅畫，批評了一下，後來又個別談話，在第二天行軍中，各方面都有轉變。

四連一班戰士王小孩有一次行軍，不小心把扛在肩上的機槍捎子掉在地上，一到宿營地後黑板報上登出來了，叫他看見了，就說：「以後可再不了。」

由於小報的活躍，大家都很關心，識字的人一有什麼事情就編成寫，不識字的就積極識字，連三排十六個人，就有九個人拿自己的生活實實的寫的。

領導幹部親自動手

小報所以能辦的這樣好，除了戰士對它的熱愛，營連幹部們對它的領導也是很重要的。營連幹部對小報很重視，親自參加檢查、修改，如六連指導員李森，各排的稿子都親自修改，檢查出報，[illegible]。副連長劉延太給各報頭上畫圖，五連指導員孫軍把大家的稿子在隊前公讀，發揚提倡形式的變化，四連長劉同太時常給戰士們的稿子提意見、修改。

老主席李金印

劉鎮　周輝

三泉代表會主席李金印老漢壯烈犧牲了！在閻匪法庭上，在閻匪監獄裏，表現了共產黨員的高尚氣節，李金印同志始終沒有屈服，英勇的絕食犧牲了！三泉的農民永世紀念他們的好主席，三泉的農民永世忘不掉這筆血債！

李金印老漢今年六十一歲，在痛苦中熬過了六十多年，講起過去的傷心事來，一扭也扭不完的淚。

金印老漢從十二歲起，就跟上老給地主家當小長工，打豬吆豬，挨打受氣。一直受到四十一歲上，才娶下個口外女人。女人是個好女人，和他一樣的勤儉刻苦，[illegible]也能受苦，到民國二十七年上，日本人來了，地價大跌，倆口子好容易「牙關上扣食」的積攢下幾個血汗錢，甚不甚先買了四畝地，生活雖然還是困難，但總算有塊上腳踩的地方了。

金印老漢是個心強人，那怕把自己受死，也想熬成個人家，可是在日寇與地主雙重剝削壓榨下，更沒有喘息的機會。

四五年秋天，三泉解放了，金印老漢才有了出頭之日。那時各村展開了反奸清算運動，金印老漢也積極參加了這一運動，並且被選為農會主席，領導農民鬥爭。金印老漢明確的認識到「共產黨是人民的救星，只有跟上共產黨鬧革命，窮人才能翻身！」他常說：「我死活要跟上共產黨毛主席走！」四六年老漢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去年冬季，土改運動在崞縣三泉轟轟烈烈展開了，工作團到了三泉，講解了「告農民書」，金印老漢參加了貧農團，經過訴苦、挖窮根、算賬教育，老漢階級覺悟更加提高，認識也更清楚了，他說：「過去咱也常說地主剝削，心裏卻鬧不清什麼叫個剝削，咱給他受了苦，他給了咱工錢，他能給剝削了咱？這回可鬧清了！」他在貧僱農會上，常以他個人的痛苦經歷教育其他農民，他說：「我受了三輩子，受到那裏了？我給地主楊治鴻伴種了八十畝地，每年借石五口袋，秋天就還四石五，一年打上廿來石糧，三七分，人家只拿地土，不費一下勁不動一下，一鍬下鍁，就要分十四五石，還要咱風鍊乾淨，一口袋一口袋的給送去，咱起五更半夜，一年受上兩半年，只分三四石穀，怪不得窮了三輩子！地主吃的誰？穿的誰？料的誰？一年剝削咱十五六石，多少年了？剝削了咱多少？糊塗活了六十年，這下可明了！」並且說：「毛主席叫咱們農民掌權，咱們要打倒地主封建，首要的是咱們把腦筋轉轉，對地主要好好訴苦，叫他們知道咱打倒他們的封建是對的，不是仗上八路軍訛他。要辦這件大事，咱們要把村裏能團結的人都團結起來，人多力量才大，光咱們貧僱農不行！」

在選舉代表的時候，金印老漢被全體農民選成代表主席，眾家都說：「金印老漢對地主堅決，不自私，不偏三向四，滿肚一根腸的直性人！」

金印老漢對工作熱心負責，每天天明起來就跑到農會上照料工作，半夜才回去睡覺，有時吃飯都顧不上回去，在鬥爭時期把眼都熬紅了，群眾人勸他多休息休息，他說：「群眾翻身事，多辛苦點沒關係，只怕工作對不好！」他對群眾的財物是十分愛護的，經常到保管委員會檢查工作，督促[illegible]清理賬目。開大會要賣些糧摺話，他都要估一下，唯恐浪費了群眾的果實。十二月初，閻匪向崞縣平川的爬犯，四號夜裏接到前邊轉來的情報，他連夜領導民兵保管委員會，把鬥爭出來的財物搶到軍上，照顧收拾起，天一明就打發轉移了，並督促民兵押上地主轉了村。他和其餘代表仍在村堅持工作，到敵人快進村時，才轉移到村外溝裏。

山溝裏藏着好些人，金印老漢怕敵人一下來都捉住，自己便去打聽情況，他們沒定出去，敵人已從溝外迎來，不幸金印老漢被俘了。從這時起，他就再沒說一句話，臉和塊冰鐵一樣，嚴肅而堅決，同時被俘的還有好幾個人，敵人把他們連夜帶到了距忻城五六里的固軍村，十幾個人關在一個家裏，整整一天一夜沒吃飯，從這時起，他就有了絕食的念頭。

在固軍關了一夜，第二天早上，便被關到了城裏「警備隊」，實際上就是集中營一類的活地獄：十冬臘月，房中不生火，一個房子裏頭八十九號人，大家擠在一塊，不要說睡覺的話，連個坐的地方也沒有，都像站木籠一樣站着，擠得人亂叫喊時，警察便兇狠狠的跑來拿皮鞭亂打。每天天一明就放在院裏凍，他們人們情願在院裏凍，也不願在那房裏讓臭氣悶，每天每人發兩個粗高粱麵窩窩，夠吃不夠吃不管。金印老漢一口也沒吃，他把兩個窩窩分給了他一村同時被俘的兩個民兵，給貴毛巾一個，給高食一個。敵人知道金印老漢是三泉的代表會主席，敵人拉去審問了三四次，他只是搖頭，也沒吐。他以共產黨員的高尚氣節，在敵人面前沒有低落屈服，過了五六天便餓倒了，又過了幾天終於絕食犧牲了。

三泉的農民知道這一消息後，[illegible]滿懷悲痛，悼念他們的好主席，三泉的農民燃起滿腔怒火，要閻匪償還這筆血債！

榮譽軍人董全安

張如林

一提起榮譽軍人董全安來，人們就伸出大拇指讚揚：「人家那人，再正氣，再好也不能了！和人共事和和氣氣，一天價就知道開受苦過日子。」

董全安同志現年二十六歲，忻州古林人，出身於貧苦家庭。一九三九年參加解放軍，入伍後擔任戰士班長等職，由於戰鬥中一貫英勇果敢，一九四四年參加了中國共產黨。

他的身上共受了十餘處傷，直到現在還有兩顆子彈在他的腿部。便於四六年十二月間退伍下來，安置在五寨一區石咀頭村。

由於他辛勤勞動，和政府群眾的幫助，他的生活過的很好。去年還娶過個老婆，現已不需要政府幫助了，去冬土改中給他分下的地，今年都已種上，真個開始到現在，他的穀子已鋤過二遍，其它莊禾也已鋤過一遍。現群眾已選他當了生產組長。

閻軍生活相

六月十九日我軍解放陽曲金山、南溝、雞尾山等閻匪據點後，被解放之閻匪士兵紛紛控訴了閻匪軍中的黑暗生活。

朱應有說：「在陽曲宜同，一個連裏亂棍打死三個士兵，一個是因為不堪忍受非人的兵營生活而逃跑，兩個是因把槍上的推針搞掉了，在全營大會上，這三個像囚犯一般被圍在中央，摘掉帽子，解了裹腿，亂打一氣，打倒了起來再打，直把頭顱打爛，腦漿外溢，拖出去埋了。」

李崇富是個被抓去的農民，他帶着飢餓疲累的神情說：「同志，我真餓的夠苦啦，在那邊不論吃甚都是班長同伙侵佔飯，一頓吃不滿兩小碗！一天到晚肚子餓，只有勒緊褲帶，彎下腰，餓的肚子咕咕叫，站起來明骨腦發暈眼裏冒火星，但還不敢說一個餓字，你說餓，就要亂棍處死。哎，天呀，這次我算到了天堂了！」（新填）

范貴芳是閻軍獨立機槍團一團三連的上等兵。換崗時誤將一粒子彈裝在大衣口袋裏，但那個換崗的是一個鐵訓基幹（同志會）的，馬上告連長，連長就召集開會，便用亂棍把范貴芳打死了。（朱二全）